

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

吴灿新 著



ETERNAL SPHINX

廣東省出版集團

花城出版社

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

ETERNAL SPHINX

吴灿新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

吴灿新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8. 4

ISBN 978-7-5360-5183-6

I. 永... II. 吴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6459 号

责任编辑: 李 谓 李加联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平面设计: 罗子安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
(广州市番禺区石楼官桥村)

开 本 889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4.75 1 插页

字 数 330,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主 要 人 物

伍星——男，南方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师，后任南方党校哲科部主任、教授。

边春红——女，南方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师，后任春红公司总经理。

丁官明——男，南方党校教师，后任深海市常务副市长。

古薇——女，南方党校教师，后任南方党校人事处长。

古毅——男，曾任南方党校副校长和常务副校长，后任省政协常委。

范志仁——男，南方党校政治学部教授。

蒋英——女，原南方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、教授。

柳萍——女，南方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师，后公选为教育厅副厅长。

汤潮——男，南方党校经济学部教师，后任南方党校常务副校长。

刘敏——女，南方党校校办接待科科员。

周奇——男，南方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部老主任，后任南方公司党委副书记。

翟祥武——男，南方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师，后中途退休出家。

司马莹莹——女，原山西党校中文教师，后南下到南方党校任教。

火凤——女，范志仁女儿。

凌真——女，伍星的爱人。

劳革命——男，原南方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副主任，后退休。

姚向东——男，南方党校前常务副校长，后退休。

王川——男，南方党校人事处副科长、后任副处长。

覃涛——男，中海大学教师，后任副校长。

鲁兰澜——女，妇联干部，南方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，后任省妇联主席。

钱文——男，南方党校经济学部青年教师。

靳家辉——男，南方党校法学部青年教师。

钟荣生——男，南方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部青年教师，后任副主任。

古大山——男，南方党校保安，古毅侄子，后任科长。

邵大鹏——男，高干子弟，经商，后因走私腐败案发而逃亡国外。

李燕——女，伍星校友，后任深海市商检局局长。

邵虎——男，建筑队包工头，后为邵大鹏的干将。

朱奋——男，伍星小妹夫。

1	火	车	惊	梦	001
2	初	入	宝	地	009
3	人	间	友	情	017
4	初	露	锋	芒	025
5	中	海	报	告	033
6	血	染	红	帽	040
7	短	命	“恋	爱”	048
8	指	腹	为	婚	055
9	白	云	欢	歌	061
10	春	恋	秋	爱	068
11	落	花	流	水	077
12	授	课	风	波	085
13	酒	店	论	战	095
14	旅	行	结	婚	104
15	火	凤	失	踪	112
16	生	长	之	论	119
17	南	华	六	祖	127
18	调	研	路	上	135
19	绿	湖	色	情	145
20	周	奇	离	婚	152

目 录 CONTENTS

21	“新 官 上 任”	159
22	任 人 唯 亲	165
23	春 红 下 海	171
24	华 山 遇 险	177
25	雁 塔 古 俑	184
26	红 色 延 安	191
27	宴 师 境 外	198
28	香 港 偶 遇	205
29	苦 跑 学 位	212
30	专 栏 “作 家”	219
31	办 学 冲 突	225
32	迷 信 文 化	233
33	韩 国 会 议	242
34	论 剑 婚 姻	250
35	特 别 代 表	258
36	世 妇 会 后	265
37	“著 名” 人 物	272
38	课 纪 讨 论	280
39	中 央 党 校	287
40	熟 人 再 聚	295

11	柳	萍	出	走	304
12	花	园	酒	店	314
13	春	节	花	市	322
14	国	企	难	题	329
15	重	新	聘	任	339
16	考	察	西	欧	348
17	“失	足”	荷	兰	356
18	夜	游	巴	黎	365
19	古	薇	下	课	374
50	小	妹	受	伤	383
51	公	司	困	境	395
52	舌	战	“群	儒”	405
53	走	私	案	发	412
54	探	监	箴	语	420
55	火	凤	重	生	428
56	殉	职	课	堂	439
57	公	私	矛	盾	447
58	人	向	何	方	453
	后	记			462

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，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，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。

——马克思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》

火车惊梦

呜——

火车犹如一条横空出世的巨龙，风驰电掣，把古老恢宏的紫禁城、咆哮翻滚的黄河、汹涌澎湃的长江远远地抛在后面，急匆匆地向着绿色葱茏的珠江奔腾而去。

啊，别了，雄伟的天安门，祖国伟大的首都，我曾吮吸过您那博大精深、丰富多彩的文化乳汁。

啊，再见，尊敬的师长，可爱的学友，我曾和你们在那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中，游览水花，品尝风浪。

时光似流水，弹指一挥间，研究生的三个春夏秋冬匆匆而过。当年走进中国人民大学的的第一天仍然历历在目，似乎就在昨天一样；而今天，已经毕业的我就要奔上祖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。那里是火热的前线，是改革的战场，是创业者们大显身手的地方……

突然，车厢里悠扬的乐曲声戛然而止，一阵急促的广播声响起，打断了我那潮涌般的思绪：“各位旅客！各位旅客！9号车厢有一位孕妇马上就要生产，哪位旅客是医生？哪位旅客是医生？请立即到9号车厢来帮忙！请立即到9号车厢来帮忙！”

急促的广播声还没有停下来，坐在我斜对面的一位穿着红色

上衣的姑娘突然腾身而起，像一阵红色旋风似的冲向9号车厢。我好奇地跟着这股红色旋风也跑进9号车厢，只见9号车厢的头两排座位有几位女列车员站成两道人体屏障，一声声令人揪心的痛苦叫喊声从人体屏障中发出。人体屏障外有一名戴着眼镜的青年书生，急得满头大汗，搓着一双白净的手在过道上团团打转。红衣姑娘边喊着：“让我来！我是医生！”边撞开青年书生，挤入人体屏障中。

正在张望间，一位女列车员走过来，把我们这些远远地观望的人们劝回自己的车厢。我坐在座位上，焦急地倾听着隔壁车厢里传来的混杂的喊叫声。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，每一秒每一分都显得如此的漫长。约莫半个多钟头，“哇！哇！哇！”几声清亮的哭叫声传来，它像一阵春风，给人带来了温暖、宁静和喜悦。“生了！是个千金！”紧接着我又听到那位医生姑娘兴奋的女高音。我一直悬着的心这时终于放了下来，一股舒畅的感觉流遍全身。

然而，过了好一阵，医生姑娘还没有回到我们所在的8号车厢，我正在猜测医生姑娘的情况，急促的广播声再次响起：“各位旅客！各位旅客！9号车厢的产妇由于生产失血过多，现在急需输血！哪位旅客的血型是AB型和O型的，请马上到9号车厢来献血！请马上到9号车厢来献血！”

“AB型的？我是AB型的。”我条件反射般地跳起来，向9号车厢跑去。女列车员们组成的人体屏障已经散去，医生姑娘忙得全身汗水淋漓，那位戴着眼镜的青年书生在旁边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，嘴里不停地责备自己：“我该死！都是我的错！我该死！都是我的错！”这时，从其他车厢也跑来了两位献血者，一位是个军人，一位像个工人。我跑近医生姑娘，边把袖子往上卷，边说：“我是AB型的，先抽我的！”医生姑娘盯住我的眼睛

问：“你是 AB 型的？”我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，医生姑娘迅速而又熟练地抽起血来。当医生姑娘准备往外抽针时，我坚定地说：“请多抽点！”医生姑娘看了我一眼，她那星光灿烂般的一双大眼睛里似乎泛起一阵欣赏之波。

献完血后，我怀着一种异样的心情回到我的座位上。我发觉我的心境是那样的辽阔、轻松和快乐，就像在蔚蓝色的海边看到一轮红日从一望无际的海中升起，就如在鲜花遍地的大草原上欣赏着悠扬的马头琴声。渐渐地，一阵醉意袭上心头，我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。

蒙眬中，我轻飘飘地飞上了洁白无瑕的云端，云海深处一阵阵仙乐传来，在仙乐的引导下，我走进了云海深处。一会儿，云彩散开，在一座百花环绕、五彩缤纷的仙亭中，中国的女媧娘娘和西方的上帝恍惚正在讨论着什么。我站得远远的，仔细地倾听，忽隐忽显地听到他们似乎是在探讨“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的”这样一个永恒的难题。

我对这个永恒的难题十分感兴趣，正想走得更近一些，忽然一头怪兽不知从何处冲了出来，拦住我的去路。我认真地上下打量了一下这头怪兽，只见它长着一个美女的头，却配着一个狮子的身，显然这是一头人面兽身的怪物。我感觉到这头怪兽似曾相识，于是在脑海里飞快地搜索着。“哦，对了！这怪物不就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斯芬克斯吗？！”

“斯芬克斯，你这怪物想干什么？！”我冲着这头人面兽身的怪物责问。

“嗨！我可爱的勇士，想不到你还认识我，我当然还是干我的老本行。今天咱们仍然按老规矩办事，你猜出我的谜语，我自然放你过去；如果猜不出吗，嗨嗨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

“请说！”

“好，你听清楚了。什么东西早上四条腿走路，中午两条腿走路，晚上三条腿走路？”美女怪兽问毕，妩媚的脸上挂着几丝狡猾的阴笑。

太老套了！这个古老的谜语少说都有几千年的历史了，谁猜不出来？美女怪兽真是老道失算。我自作聪明地正想揭开谜底，突然这时女娲娘娘朝我大喝一声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！”接着长袖一挥，我在云端上站立不住，一个跟斗晃悠悠地从天上跌了下来，落在一片红尘之中。

我从梦中惊醒过来，一时间，搞不清我身在何处。好半天，我才明白过来，我还在列车上。只见医生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回来，坐在我的对面，关切地询问：“睡醒了？没事吧？”我机械地摇了摇头，医生姑娘把一杯热牛奶递过来：“你刚献过血，喝杯牛奶会好一些。”她顿了顿，又接着说，“你瞧，我刚刚忙完，谢天谢地！母子俩总算都平安无事了。我一回来，就发现你正在这里拜见周公呢。”

我乖乖地接过来，喝了一大口，牛奶很甜，温度也恰到好处，喝了后感觉整个身子都很舒服。

我又连喝了几大口，然后对医生姑娘的关怀表示感谢。

“客气什么！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医生姑娘豪气地问我。

“我姓伍名星，您贵姓？”我显得有点斯斯文文似的回问。这时，我才认真地注意起这位医生姑娘来。她圆圆红红的大脸庞上，如星闪亮的一对眼睛英气逼人，一头乌黑的长发梳着一条又长又粗的大长辫子，苗条而结实的身材充满活力。看得出来，她是一位热情、豪爽的女性。跟这样的女性打交道，任何人都会感到十分的坦荡和自然。

“贵什么贵，我叫边春红，辽宁沈阳人，刚从中央民族学院哲学系毕业，到南方党校工作。”

“哎呀！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！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86届的毕业生，也正准备到南方党校去报到。可是，边春红你不是医生吗？怎么又是哲学系的毕业生呢？”我半脸惊奇半脸疑问。

“是啊！太巧了！可是我就不能既是医生又是哲学人吗？”边春红一脸俏皮地反问我。

看着我满面疑色，边春红开心地笑了起来。“你真是个书呆子。”她善意地嘲笑了我一阵，然后告诉我，她高中毕业后，到过新疆建设兵团，做过“赤脚医生”；国家恢复高考后，她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，当过两年医生；由于她特别爱好哲学，又考取了中央民族学院哲学系科技哲学的研究生。

边春红正说着，隔壁车厢又传来婴儿的哭闹声。她立即一阵风似的冲向9号车厢，不久后她满面笑容地走了回来。“放心好了，母子俩都平安无事。”看到我一脸疑色，她笑容可掬地对我说。

梦境又断断续续地涌上心头，我突然向边春红问：“人从哪里来？又到何处去？婴儿为什么一降临到人间就要大声啼哭？是欢喜？是恐惧？还是呐喊？”

边春红奇怪地看了看我，笑笑地说：“你问得怪怪的，是高深？还是幼稚？”

我不以为然，自问自答道：“西方人说人是上帝创造的，人从伊甸园来，人到大地走完赎罪的人生历程，又回到天堂上去。中国人说人是女娲娘娘创造的，人从黄河边上来，人到人间走一回，按功德进入六道轮回。达尔文说自然创造了人，人从猿猴进化而来，人在社会走完人生路，又回归自然。我是信奉达尔文学说的。”

“那当然，人类学的研究，考古学的发现，还有大量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都无疑有力地支持了达尔文学说。不过，近年来，

国外有些人开始怀疑和反对达尔文学说，认为人可能是外星人留下的后裔，或有可能是从海豚演化而来，或说人的来源依然是个不解之谜等等。但是，这些看法至今还无法真正推翻达尔文学说。”边春红接着我的话语说。

“既然人来源于自然，人的本性原初就应当是自然的。但是在这个问题上，中国思想史上可争论了数千年。最早接触到人性问题的是西周的伊尹，主张‘习与性成’；春秋时，孔子提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：‘性相近，习相远’，‘惟上智与下愚不移’；继孔子之后，告不害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；世硕则认为，人性有善有不善；战国时的孟子针对这些看法，提出了著名的‘性善论’；尔后，荀子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，认为‘人性恶’；汉代时，董仲舒主张‘性三品说’，认为上品善，下品恶，中品则可善可恶；后来的扬雄又提出了‘人性善恶混’论；李翱提出了‘性善情恶’论；宋代的二程则进一步地提出了‘人性二元’论，把人性分成为善的天地之性与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；尔后的王夫之则反对二程之说，认为‘性在气中’；明代时的李贽，却提出了‘人性自私’说；而清末时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则分别提出了‘人性平等’说与‘人性自由’论。这些说法，都是围绕着‘人性善恶’而展开的。只不过善恶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。我看来，这些说法，都不科学。”

“是的。人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，而是一个社会自然物。社会生成善恶，故婴儿本无善恶的本性在社会生活中也渐渐生成了善恶。”

“既然人的善恶源于社会，那么社会的善恶则是源本，改造人的根本就是改造社会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边春红非常赞同地点点头。

“然而，人还是能动的社会自然物，具有主体性，他不仅有

以实践为载体既改造社会也同时改造自我的能力，而且有以自由意志为根本去选择向善还是趋恶的能力。因此人的善恶不仅来源于社会的客观影响，而且还来源于自我的主观意向。”

“就此看来，人的善恶本性是客观与主观相互作用的结果。那么，我们又如何去评价自古以来就流行的‘人的本性是自私的’观点呢？”

“‘人的本性是自私的’的观点的确很流行，而且可以说流行了几千年。前几年潘晓的‘主观为自己，客观为他人’的观点，就曾经轰动过全国。这种观点至今仍然长盛不衰，当然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。人作为一种自然动物，必然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的本能。只有这样，人类作为一种动物种类，才能保证自我生存与人类的种类种族得以绵延不断。本来这种自保本能并不具有善恶的意义，也就是说它无所谓善恶。既然‘自私’成为一种善恶评价，那么自保本能并非就是‘自私’，但是人们往往将它们相互混淆、相提并论。当然，这也不是说，人的自保本能与‘自私’之间没有一点关联，这种关联需要一种中介，即私有制。自从文明社会发端以来，私有制延续了几千年，它所形成的‘自私’心理与‘自私’观念根深蒂固，潜移默化为人历史现实本性；当它与人的自保本能联结在一起，就凝聚为人的‘自私’本性。”

“你的分析很有道理，即使在今天，我们还生存在私有制或有私有制因素的社会里，人们形成一种‘自私’本性是比较容易的事情。但是，人们比较容易形成一种‘自私’本性并非就等同于‘人的本性是自私的’。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，人的本性天生无所谓善恶，也就无所谓‘自私’；人向善还是趋恶，‘自私’还是‘不自私’，除了社会的熏染外，还有一个主体的自由选择问题。正因为这样，一个社会里亦有善者也有恶人，亦

有‘自私’者也有不‘自私’的人。当然，也有亦善亦恶之人，也有亦‘自私’亦不‘自私’的人。在现实社会中，恐怕这后者为数较多。”

“然而，人为什么选择善或恶、‘自私’或不‘自私’？”

“这与人的……”

我们正讨论到这里时，列车的广播声打断了我们的话题：“各位旅客，本次列车的终点站——广州站很快就要到了。请各位旅客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物品，准备下车。广州简称穗，又名羊城和花城，她是我国南方最大的一座现代化城市，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、英雄的城市。它山清水秀，风光旖旎，名胜众多。如白云山风景区、中山纪念堂、镇海楼、黄埔军校旧址、广州起义烈士陵园、农民运动讲习所、南海神庙、六榕寺、陈家祠……”

啊！广州到了！我们止住未完的话题，起身准备收拾行李。“欸！我的小皮箱怎么不见了？！”边春红叫道。

“什么样的小皮箱？”我焦急地问，“里边放了什么东西？很重要吗？！”

“不见就算了，没啥，我们下车吧。”边春红有点无所谓地回答。

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

——孔丘《论语》

初入宝地

下得车来，一辆救护车已在月台上等候着，几位女列车员有的帮忙提着行李，有的搀扶着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产妇，并将怀抱婴儿的书生一起送上了救护车。

我和边春红出到站口，远远地就看见一位姑娘举着一块红牌子，上面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：“南方党校接车”。这很可能是来接我们的了。我俩提着行李连忙赶上前去，边春红指着我对举着红牌子的姑娘说：“大妹子，你是南方党校的？我叫边春红，他叫伍星，我俩都是到你们那儿工作的。”

“哟！你们终于到了，你们一路辛苦了！哟！就你们俩？还有两位呢？”举着红牌子的姑娘带着较浓重的赣南客家话口音问我们。

这位举着红牌子、操着赣南客家口音的姑娘长得很秀气。她约莫二十三、四岁，1.6米左右的个子，匀称的身上穿着一条绿色碎花的连衣裙，清瘦的脸上有几点小小的雀斑，并嵌着一个挺直的小鼻子，格外引人注目；一双精明的眼睛给人一种老练的感觉，似乎超出了她的实际年龄。

“还有两位？”边春红疑惑地反问道。

“对呀，还有两位。他们是夫妻俩，丈夫叫范志仁，是北京